

课程融合学习与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

樊友新^{1*}, 金舒云²

¹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浙江 绍兴

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留学生教育学院, 浙江 绍兴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1日

摘要

培育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素养, 在大学育人体系中至关重要。在锚定培养目标前提下, 本研究通过构建课程融合式学习方式, 融合具备实践指导效能的能力框架体系, 从策略、架构、学习环境等多维度论述了推动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的教学设计原则。本研究还通过典型案例, 为相关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 课程融合, 设计原则

Integrated Curriculum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Youxin Fan^{1*}, Shuyun Jin²

¹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²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Received: February 7, 2026; accepted: April 10, 2026; published: April 21, 2026

Abstract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is significant with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the objectives precisely defined, this study, by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based learning model and incorporating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elaborates on the design principles for advancing critical thinking, including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curriculum architecture, and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offers empirical validation for relevant theories through in-depth case studies.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樊友新, 金舒云. 课程融合学习与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J]. 创新教育研究, 2026, 14(4): 16-24.

DOI: 10.12677/ces.2026.144241

Keywords

Critical Thinking, Integrated Curriculum, Design Principl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新文科背景下的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

学习几乎和批判性思维是同源关系。早在春秋时期的名家,如邓析、惠施、公孙龙就以逻辑思辨能力著称[1]。新时代的中国教育界对批判性思维发展也非常重视,将其列为了重要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之一[2]。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还广泛地与学生心理健康[3],学生领导力发展[4]、学生思想政治教育[5]、学生学习方式方法的发展等要素都有紧密的联系[6]。在西方,批判性思维重要性认识同样始于早期的学习思辨,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同时也是老师,他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对话完成,直到今天,苏格拉底问答法依然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经典途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等,都提示着人类教育者有必要清楚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重要性。而到了二十世纪,哲学家如罗素、波普尔等甚至将批判性思维视为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核心[7]。

在大力倡导创新教育的今天,批判性思维及其培养进一步成为了教育和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教育者意识到它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力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在初等、中等教育阶段,因为升学目标的羁绊,对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诉求还不是那么重视,在高等教育领域,则理应把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和培养提升到更重要的地位[8]。

在大学新文科建设模式的新语境下,批判性思维发展更应成为大学生文科素质中的核心能力之一。这样,如何在实施各种专业培养的过程中,将各种具体课程教学项目的教学目标和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紧密结合,如何找到清晰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方法和明确的实施途径就需要更多的研究。本研究结合一个省级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对这些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本研究首先梳理了批判性思维模式理论框架及相关基础,然后结合个案,详细解读了在具体课程教学项目中,通过课程融合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实施及操作途径。

2. 培养目标设置及结构分解

在现代课程体系中,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一般不是某个课程的单独目标,同时也较少有高校在培养目标和课程大纲中把它作为一个被直接表述的要点,但是,它和现行教育体系培养目标中的很多因素直接相关,因此,首先要厘清批判性思维培养和现行新文科背景下各课程具体课程教学目标是如何建立底层联系的。

批判性思维主要体现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和面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方面。联系当前社会生活环境和教学目标,我们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目标概括成四种在各学科课程教学中更容易嵌入进课堂实践的能力,从而为教学设计提供更具体的指导。

第一,培养学生社会责任和职业技能。批判性思维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多地联系着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在学生面对的现代职业环境中,用人单位也越来越重视员工分析信息、解决问题、创新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因为这些能力更有可能为单位创造额外价值,让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后劲充足,取得成功。这些素质都需要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框架下得到发展。明确提出批判性思维发展目标后,社会

实践和职业技能问题和批判性思维发展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为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 课堂上需要提出更多的真实社会问题和职业技能问题, 因为只有这些真实的问题, 这些没有标准答案、需要个性化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才是训练批判性思维的最好工具。同时, 当引导学生发展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后, 学生又会更地去关心社会、关注自己的职业目标, 从中发现可供思辨的问题。形成这种良性互动, 应是各种专业培养方案设计的重要目标之一。

第二, 学科交叉眼光和学术研究训练。引导和鼓励学生在多课程、多学科之间进行综合学习思考, 培养学生学科交叉眼光是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又一重要目标。批判性思维能够使学生在不同课程、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建立联系, 理解知识的交叉点, 促进跨学科思考和创新。本文个案的课程融合学习方式也主要是从微观实验方面报告了这方面的探索。同时, 大学生还要涉及到学生训练及论文写作。批判性思维是进行有效研究和创造性思考的基础, 通过在课程中有意识地辅助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 能帮助学生更深入地探究知识, 并可能形成初步的研究选题和计划。

第三, 信息鉴别、独立思考和持续学习能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碎片化、信息流极度便宜、信息质量鱼龙混杂的社会, 发展学生审查、分析和评估信息, 从而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 提出合理解决方案的能力, 让学生将信息为我所用, 而不是沉溺于“数字泔水(digital slop)”获取或掉入信息陷阱。这些都迫切地需要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只有学生发展出信息鉴别能力, 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才能引导学生进入终身学习轨道。在便利的网络世界中, 学生如果进入了正确的终身学习轨道, 他们并不会缺少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和资源。

第四, 批判性阅读和写作。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任何时候都是大学生的必备基本技能。作为一项具体技能, 该技能的成败几乎标志着很多学科培养的成败, 是很多专业培养的底线和红线。如何在话语和流言满天飞的时代发出有意义的声音? 在课堂中, 融入批判性思维发展理念, 指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深度阅读、分析和写作, 能使学生在评估文献信息、自我信息整理、思辨、寻找证据等方面得到长足进步, 同时能发展出以批判性的方式撰写论文和表达观点的能力。

在确定以上目标后, 需要联系更具体的相关专业培养方案, 分析批判性思维的结构, 这种构成分析能帮助教育者更可操作化地分解培养目标。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结构有很多经典的论述, Halpern 在专著里认为: “批判性思维等于态度、知识和思维技巧(Thinking Skills)的结合”, 所以, 认为发展批判性思维的实质就是培养“思维技巧”[9]。论到思维技巧, 相关的问题有很多, 但都有得到公认的起点, 即“批判性思维始于问题”[10]。这里进一步将专注的领域有所限制, 即: 课堂教学、大学课堂、新文科背景, 在此语境下解析出具有指导操作意义的批判性思维结构。基于 Lamont 的研究[11], 这里整理出了符合特定环境教学目标的批判性思维结构。这一结构框架适合贯彻各专业具体培养方案里的各种目标, 两者能有机结合, 同时因明确的表述和可操作评价的特征, 适合于融入教师的课时目标设计之中。

该框架下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结构包括六大部分, 括号内的解释都可以直接演变为课堂问题, 是一种可以套入课程设计中、极具可操作性的结构分析方法:

(1) 理解问题: 分类(是什么问题?); 分解重要性(问题有什么意义?); 澄清含义(怎么更清晰地表述问题?)。

(2) 分析: 检查想法(有什么初步想法?); 识别论点(提取出哪些核心论点?); 分析论点(怎么准确描述论点?)。

(3) 评估: 评估主张(其他人都怎么看这个问题? 为什么?); 评估论点(其他人有什么观点?)。

(4) 引证: 查找证据(某论点的论据是什么?); 推演替代论点(论点能做什么改善?); 表述结论(能提出什么新论点?)。

(5) 表述: 陈述论点(怎么准确又易为人理解地陈述新论点?); 证明程序(怎么用论据论述新论点?); 发布论点(以什么方式传播论点?)。

(6) 自我调节: 自我检查(有些什么漏洞需要补充?); 自我纠正(怎么自我纠正论点?)。

基于 Facione 对批判性思维的结构描述分析出的以上条目十分细致, 可解释、可执行和可操作性都比较强, 能够直接帮助教师在课程设计的问题讨论中, 清晰地为学生设计出相关技能发展的具体项目。

3. 发展路径设计

新文科背景下的课程体系以学生职业发展、社会责任提升为导向, 注重学生融合能力的提升, 这一思想与批判性思维发展目标不谋而合。批判性思维发展要进入传统课堂, 需要结合原有课程体系, 探索实施的路径, 以形成系统促进各种课程体系中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的自然路径, 这首先需要从四个方面对以往课堂教学常规加以调整。

首先, 在微观的层面, 需要改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改善和现行的翻转课堂理念、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理念都非常契合[12]。主要体现在:

(1) 通过实现学生主动学习的设计, 发展学生主动学习技能。课堂需要更多地结合讨论、辩论和案例研究等主动学习方法和技巧, 建立学生主导的学习课堂。从传统知识型、讲授型课堂跳出来, 把课堂时间还给学生。实现更深层次的教学目标。

(2) 面向社会实践的教学。通过设计问题导向型学习, 鼓励学生解决实际问题。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最终都需要以“入世”为原则, 除了实现学生的职业理想以外, 也是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的必然要求。关心社会, 投身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建设和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就将学生的目光引向更广阔的社会, 关系社会问题、参与实践讨论。

(3) 课堂的组织形式创新探索, 发展基于项目的学习, 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协作能力。领导力、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都需要在团队协作中培养和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倡导基于项目的学习, 将知识点、技能点化解于项目的实际问题解决之中。

其次, 在课程设计层面, 需要相应地明确批判性思维发展的目标和技能。包括明确侧重批判性思维技能培养的课程, 同时将批判性思维练习融入整个课程的各个学科。协调各门相关学科, 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培养方面的有机联系, 让学生意识到批判性思维培养跨学科连续性。

不同的课堂群有不同的课程群目标, 有些课程群理论性偏强, 有些课程群实践性偏强。一般来讲, 实践性偏强的课程容易在教学方法中嵌入批判性思维培养手段, 但是, 理论性课程也有很大的探索余地。

教师需要明确地将批判性思维发展目标写入教学指导, 明确标记出有批判性思维训练成分的练习也很重要。这样可以提升相关意识, 发展元认知学习[13]。

再者, 学生学业评估方法的改进, 也是引导和改善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更充分地利用多样化的平时和期末测评方式, 更多地利用超越记忆的评估方法, 更多地测试学生分析、评估和综合信息的能力, 能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学生注重发展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样的测试方式与传统的客观题考卷评分不同, 它能为学习者提供自我反思和同伴反馈的机会, 促进学生相关能力的螺旋式增长[14]。

最后, 在宏观的层面, 需要改善教学环境、营造相应的教学气氛。在一个学习社区中, 批判性思维方式是否受到认可, 批判性思维结果是否得到承认, 能引导整个学习社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走向。因此, 创造一个支持批判性思维发展的积极、友好、乐观的学习环境就显得极为重要。从细节上看, 教师是否鼓励和尊重课堂上的对话、辩论、提问、不同意见和观点等, 能影响学生的发展选择。一个大学社区有没有形成促进求知欲和开放的环境, 是否认可批判性思维方式是一种优异品质, 也能影响整个学

习社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进程, 进而影响创新和社区活力。

正是在这些操作层面的指导下, 本研究探索了将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融入相关课程体系的建构中。下文则通过课程群的具体案例, 探讨了在现行课程体系中, 通过课程融合学习融入批判性思维发展因素的具体操作和一些需引起注意的事项。

4. 课程融合学习方式及个案分析

明确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路径后, 具体实施的方式就显得极为重要, 下文结合具体的课程, 首先介绍了本研究实验中采用的课程融合学习方式, 然后展示了本研究在特定课程的实施个案, 汇报了实验结果。

4.1. 课程融合学习方式

课程融合学习方式指在上层课程体系框架内通过教研室和跨教研室的教师沟通, 建立课程间的批判性思维问题沟通渠道, 引导学生学会融合, 学会思考, 进而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融合方式包括两个方向, 即纵向融合和横向融合。

4.1.1. 纵向融合探索

纵向融合的课程主要是指学生不同年级先后学习的课程, 比如在本研究所实践的专业中有《现代汉语》课程和《语言学概论》; 《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课程。因为这些课程在不同的学年或学期开设, 一般都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下一阶段的课程设计中就显得格外重要。教师可以挖掘课程间的关联, 按照批判性思维培养途径, 挖掘题目, 设计项目, 建立批判性思维培养目标明确的教学环境。

例如, 在大学第一学年上学期的《现代汉语》(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中[15], 语音的性质被分为三种: 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 而随后的《语言学概论》教材(叶徐本《语言学纲要》)中[16], 语音的性质被分为两种: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围绕这一分歧, 我们组织了专项讨论, 按照批判性思维教授模式, 组织学生当作一个项目来进行探究。通过深度学习, 学生进一步掌握了相关的知识,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进一步理解了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些分类中的模糊地带问题及连续统不可分的重要特征。

《现代汉语》课程和《古代汉语》课程之间的融合学习也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 其实质非常接近于过去教育界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生在学习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后, 进入后续的课程或者新的、不太相关的课程时, 要能够把以前的相关知识激活, 并能够展开批判性思考。

但是因为学生知识的扎实程度和广博程度限制, 一般这一过程并不能自然而然发生, 这样, 教师的引导和设计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下面通过一个更具体的案例介绍本研究的实践。

在 two 门汉语言文学和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语言学核心课中, 关于汉字的性质描述有很大的分歧, 黄廖本认为“汉字不是意音文字, 是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15], 而叶徐本则认为“汉文是典型的意音文字”[16]。直接对立的学术观点对某些依靠死记硬背学习的大学生来说, 这种争鸣是无所适从的困境。而秉承批判性教育发展的理念, 这一冲突是再好不过、可资利用来发展学生相关能力的素材。

在处理这一知识点时, 我们首先指导学生把课程联系起来, 然后根据上文整理的批判性思维结构框架, 在教学活动中, 将这一知识冲突整理成了清晰的教学问题链。

(1) 理解问题: 将疑问表述清楚。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 不同的性质定义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准备为这一问题组织一场讨论, 题目应该是什么?

(2) 分析: 将观点表述清楚。初步觉得哪个论点更好? 这一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怎么用一句话完整描述论点?

(3) 评估: 理解别人的论点。不同意的那个论点是怎样的? 还有更多的相关论点吗? 如果有, 都是怎样的? 别人的论点与本方论点有什么主要区别?

(4) 引证: 学习与改进。有些什么证据? 准备怎么论证? 其他人的论点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证据? 是怎么论证的? 能从别人的论点和论证中吸取什么要素改进本方的论点和论证吗? 改进后的论点是什么?

(5) 表述: 批判性陈述。写一篇小论文, 讨论两本教材的冲突问题, 通过详细的论文, 大家一定会认为论文所说有道理。写作中要陈述论点且有证据支持的证明程序。

(6) 自我调节: 接受反馈、持续改进。论文写出来后, 收到了很多意见, 要进一步自我检查、自我纠正。

问题链整理完成后, 通过初步的观点讨论, 将学生分成观点不同的若干小组, 组织讨论、问答等互动学习, 之后再布置成小论文写作项目, 最后成果展示为语言学小论文, 成为学生成绩评估的重要一环。当这些任务完成后, 可以清晰地看到课堂项目完成过程和上文列出的批判性思维培养目标中四种能力的关联: 注重实际问题、不放弃对观点的思考; 发展学科融合学习意识, 初步接触学术训练; 收集、整理、辨别信息; 讨论、批判性学习和写作。

4.1.2. 横向融合探索

横向融合的难度要高于前者, 横向融合的课程主要是指学生在同一时间学习的不同课程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比如, 必修思政类基础课和《现代汉语》课在同一学期学习, 《语言学概论》课和《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也可能在同一时间推进。这些课程之间如果能寻找到有机的联系, 老师之间对学生的课程体系有一定的理解, 也可以转化为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项目。

在大学第二学期的《现代汉语》课中, 词汇是一个重要部分。在词汇学习部分, 我们为同学们设计了与他们思政课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 思政核心词汇与传统文化关系考察, 引导学生制作思政材料词云和传统文化材料词云, 比较两组词云的联系和差异。这一任务能促进同学们思考大学学习的结构, 让他们认识到每门学科虽然是分割为一块一块, 相对独立, 但是这些独立知识系统进入个人的知识库以后, 却是应该相互联系、融合的, 联系和融合的深度往往和学生创新产出能力紧密相关。很显然, 这种课程融合学习设计方式能让学生体验到不一样的大学视角, 对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

学生感兴趣的选修课也是挖掘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空间的重要平台。选修课往往和学生的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紧密相关, 教师可以通过挖掘选修课中的相关话题和因素, 设计有针对性的项目, 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比如在本研究实践时的经典选修课《大禹文化研究》中, 就通过引出极具讨论价值的话题, 如世界各民族为什么都会有治水故事? 怎么去判断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是真是假? 大禹的行动足迹在现实中是否合理的? 通过对这些综合了语言文字、文学、考古、民俗等学科问题的考察, 为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提供训练时空。

4.2. 课程融合学习: 教师和学生的准备

在探索进行新型课堂模式下的课程融合学习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 本研究的实践也得到了重要启示。要让这种融合学习得到真正实施, 师生两方面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下面也是探索中得到的一些发现。

在教师方面, 首先提高了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教师系统了解本课程相关目标和环节, 更需要深刻了解本人所教学科整体, 教师需要整体了解学生的培养方案和计划, 特别是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了解学生的整体培养目标。要善于从常规的知识进程中发现具有创造力的话题和内容。另一方面,

就是要非常熟悉成套的教材, 要从各教材间发现相互联系, 相互呼应的可能点。同时, 也对教材编写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教师教学方法的改进也需要专门探讨, 转变传统课堂 PPT 加讲授模式, 放弃对课堂的绝对控制权等, 都需要对教师进行训练和帮助。要为教师发展以讨论、作文、主观写作作业的课堂提供实验机会和制度保障。

在学生方面, 主要需要培养与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相匹配的学习氛围和文化环境。比如, 要促进学生养成参与课堂活动、主导课堂的习惯, 发展学生领导课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改变教师为主体的满堂灌式教育和以机械知识讲解、记忆为主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融入社会、思考社会问题, 发展融合的学习方式。锻炼发散性思维, 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4.3. 个案实验及结果

从 2023 级本科《现代汉语》课程开始, 本研究开始将批判性写作作业纳入学生课程成绩评估, 写作业采用双教师评分取平均值制度, 每年有两个本科班参与实验, 已连续三年。2023 级两个班直接布置写作任务, 无融合学习教学案例指导过程, 作为参照组。2024 级和 2025 级, 都引入相应课程融合学习教学, 按照本书前面的设计作专门的项目训练, 作为实验组。目前收集有三个年级, 六个教学班的批判性写作作业成绩。统计样本取最少的一年学生数为基数, 每年级取学号前 77 位学生的成绩进行分析(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xperimental data

表 1. 实验数据描述性统计

统计量	2023 级(对照组)	2024 级(实验组)	2025 级(实验组)
样本量(N)	77	77	77
平均值(Mean)	89.34	90.62	92.14
中位数(Median)	90.00	90.00	93.00
标准差(SD)	8.54	5.96	6.32
最小值(Min)	65.00	75.00	75.00
最大值(Max)	100.00	100.00	100.00

从平均水平来看, 实验组的表现均优于对照组, 其中 2025 级的成绩提升最为明显。对照组 2023 级的标准差(8.54)显著高于两个实验组(5.96, 6.32), 说明本研究的融合学习干预对能力相对落后的学生提升作用相对明显。

经检验数据, 满足方差齐性(Levene 检验, $p > 0.05$)与近似正态分布假设。之后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F(2, 228) = 3.63$, $p = 0.028$ 。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示三组数据的平均值之间存在整体上的统计学显著差异。之后进行 Tukey HSD 事后检验, 检查各组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情况(见表 2)。

统计结果表明, 2025 级与 2023 级之间的平均差异(2.80)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22 < 0.05$), 这证明所实施的课程改进实验干预是有效的。2024 年的实践虽然在缩小差异方面有积极效果, 但提升均值的效应未达显著水平。这可能与实验设计完善程度相关, 项目实施首年, 很多材料和过程并不完整, 处于这种过渡阶段项目当时还未完全达到理想的实施状态。

课程融合学习项目实践除了提升均值外还优化了成绩分布的结构。两个实验组, 尤其是 2025 级, 显

著减少了低分个体数量, 并增加了高分个体比例。同时, 两个实验组的标准差都更小, 表明干预明显有助于提升群体表现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Table 2. Tukey HSD post hoc multiple comparison

表 2. Tukey HSD 事后多重比较

比较组别	均值差	p 值	95%置信区间下限	95%置信区间上限
2024 级 - 2023 级	1.28	0.455	-1.18	3.74
2025 级 - 2023 级	2.80	0.022*	0.34	5.26
2025 级 - 2024 级	1.52	0.323	-0.94	3.98

注: * $p < 0.05$ 。

5. 结语

发展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不仅关系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对提升学生的领导力及相关的判断、决策能力也至关重要。在面对新的挑战和问题时, 批判性思维能使学生能够超越传统思维模式, 开拓创新思维的空间, 提出新的观点和解决方案。这种创新能力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教师是培养学生该能力的最重要影响因素[17], 因此, 引导教师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有重要意义。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很多具体的方法, 如对话法(又叫苏格拉底式教学)[7][18], 反思写作法[19], 跨学科融合法等等[20]。本研究结合汉语言文学和国际中文教育本科专业中具体的课程案例, 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方面进行了论述。通过相关实践, 发现了这些案例中学生课堂满意度的显著提升, 在初步进行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写作评估中, 也观察到了有统计学意义的能力提升差别。但因为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变量控制难度大、观察所需历时长, 本研究中更多相关的后测数据收集依然在持续进行中。本研究后续将利用更多的数据来进一步验证这种探索性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线上线下混合型)《现代汉语》(2022 年: 32003230072600025)资助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 [1] 冯契.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18, 322.
- [2] 核心素养研究课题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 中国教育学刊, 2016(10): 3.
- [3] 胡瑞, 李忠云. 大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高教研究, 2004(10): 82-83.
- [4] 史金龙. 批判性思维: 青年领导力发展的根本动力[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3): 203-208.
- [5] 贺振东. 批判性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探讨[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3(24): 41-44.
- [6] 沈霞娟, 胡航, 张宝辉, 等.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学习方式的发展现状及关系探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21, 31(2): 48-57.
- [7] Zare, P. and Mukundan, J. (2015) The Use of Socratic Method as a Teaching/Learning Tool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 Review of Literature. *Language in India*, **15**, 256-265.
- [8] 冯向东. 思维的批判性与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 2021, 42(3): 17-24.
- [9] Halpern, D.F. (2013) *Thought and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5th Edition, Psychology Press.

-
- [10] Alsaleh, N.J. (2020)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Literature Review.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TOJET*, **19**, 21-39.
- [11] Lamont, P. (2020) The Construc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Between How We Think and What We Believe. *History of Psychology*, **23**, 232-251. <https://doi.org/10.1037/hop0000145>
- [12] Nugraheni, B.I., Surjono, H.D. and Aji, G.P. (2022) How Can Flipped Classroom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12**, 82-90. <https://doi.org/10.18178/ijiet.2022.12.1.1590>
- [13] 冷静, 路晓旭. 批判性思维真的可教吗?——基于 79 篇实验或准实验研究的元分析[J]. *开放教育研究*, 2020, 26(6): 110-118.
- [14] Huber, C.R. and Kuncel, N.R. (2016) Does College Teach Critical Thinking? A Meta-Analysi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6**, 431-468. <https://doi.org/10.3102/0034654315605917>
- [15]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上)[M]. 第 6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9-22, 138.
- [16]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第 4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40-43, 175.
- [17] Ma, L. and Liu, N. (2022) Teacher Belief about Integrat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49**, 137-152. <https://doi.org/10.1080/02607476.2022.2044267>
- [18] Cui, R. and Teo, P. (2023) Thinking through Talk: Using Dialogue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25**, Article ID: 104068.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23.104068>
- [19] Yeh, H., Yang, S., Fu, J.S. and Shih, Y. (2022) Developing Colleg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Reflective Writ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42**, 244-259. <https://doi.org/10.1080/07294360.2022.2043247>
- [20] Meyer, R., Sohani, M., Alvares, S.M., Hunt, K., Sciabarra, C. and Gapinski, J.G. (2023) Cross-Disciplinary CURE Program Increase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in a Large Community College. *CBE—Life Sciences Education*, **22**, ar21. <https://doi.org/10.1187/cbe.21-09-0258>